學生國學叢書

晏子春秋

莊適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16

學生國學叢書

晏子春秋



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選註者　莊適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刋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北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注釋列載每頁之末，按檢至便。

一、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一、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一、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序例

一 晏子的敍傳

晏子，名嬰，諡平，字仲，因此又稱晏平仲，史記管晏列傳說他是『萊之夷維人。㊀』他的生年不可考，所以他的歲數也不能定；可是他父親晏桓子㊁死時，他已能襲職做大夫，居喪又能守禮，㊂這時候約莫也有二三十歲了；再從這年算到他歿年，一共有五十七年；㊃兩次幷計，他的歲數總在八十歲內外。

㊀萊，漢爲東萊郡，今山東舊登州萊州地；夷維，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 ㊁晏桓子，名弱，齊國大夫。

㊂晏子居喪守禮，見雜上晏子居喪章。 ㊃晏子襲父職做大夫，事齊靈公三年，事莊公六年，事景公四十八年，共計五十七年。

晏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事靈公莊公的年數少，事景公的年數多，他的

官位，也是景公時最顯；因此晏子春秋記景公的事最詳。他的政治學識，第一是仁愛，第二是禮義。他有一種卓絕的見解，是看着人民國家比君重，君比人民國家輕。他以爲人民安樂，國家安寧，君位自然穩固，做臣子的，不必定從君身上着想，纔算忠臣；只要從人民方面國家方面着想，就是忠臣；看他直諫的當兒，總離不了人民國家，就可以明白了。他這種人固非卑諂小人可比，也決非『君辱臣死』的一般愚忠可比；所以君主被弒，他不死難，㊀君主不用他，他就毫無依戀的走了。㊁人家看他，好像君臣之間，全無情感，其實他也一樣的愛君，不過愛君的方法，與衆不同能了。

㊀晏子不死難見雜上崔慶刼盟章。　㊁晏子去職，見重而異者篇晏子被罷而退章。

晏子是一個最正直的人，無論甚麽事，都依着正道走。人家待他，要是不合正道，那怕君主的尊嚴，也得理論一番，㊀那怕怎樣的威逼，也不在心上。㊁翻轉來說，他自己有了不是，人家責備他，卻又心平氣和，態度絕不强硬了。㊂

㊀晏子和君理論，見雜上坐地訟莊公章。㊁就是說崔慶刼盟事。㊂賢人越石父，為了窮困，做人家僕役，晏子見了，把他贖回，偶然對他有失禮的地方，他發恨要走，晏子連忙服罪，這事還在本叢書史記選本內，本編沒選。

晏子出使外國，也能隨機應變，㊀卻不用欺詐的手段；人家問他齊國的事，他總老老實實的回答，㊁卻並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因此無論到甚麼所在，總受人敬重，而不會辱國。

㊀如雜下晏子使楚不入小門和楚王指盜為齊人兩章所載事。㊁如問下晉平公問齊君德行章所載事。

晏子生性不愛財，君的賞賜，常常不受；㊀自己很節儉，待人卻很慷慨，所得的俸祿，大都分給親戚朋友；㊁因此人都推重他。但是他這樣的行為，並非『沽名釣譽』，實在是『以身作則』，要使大家知道『知足』的道理，不要互相爭奪。

㊀如雜下景公割地封晏子晏子辭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晏子不受等章事。㊁見雜下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章晏子對景公語。

晏子的處世，很合『明哲保身』的祕訣，自己儘管是，卻不說人家的不是，孔子說他『能遠害。』㊀他曾經對吳王說：『君子見兆而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㊁他並非貪生怕死，不過把貴重的生命，送給亂國暴君，覺得不值得罷了。

㊀見雜上晏子居喪章。㊁見重而異者篇吳王問君子之行章。

當春秋時代，亂臣賊子滿天下，竟有晏子那般學識那般品格的人，怎能說他不是個偉大的人物；司馬遷說：『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㊀也見得人家對於他的佩服程度了。

㊀見史記管晏列傳結論。

二　晏子春秋的略歷

晏子春秋的名目，始見史記管晏列傳，㈠風俗通㈡疑心他出於齊國的春秋，㈢唐柳宗元㈣因爲書旨多尙『兼愛，』以爲齊人做墨子㈤門徒的所作，據書中晏子臨死，鑿楹納書㈥等事看來，該書確可斷定不是晏子自己的作品；但是該書文辭樸茂，宗旨正當，其中精撰之處很是不少，殊不忍完全割愛，因此仍加選輯；清孫星衍㈦說：『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㈧

㈠見管晏列傳結論。　㈡風俗通，書名，原名風俗通義，後漢應劭撰。　㈢春秋本爲魯史記名，後來泛稱記史的書，齊國的春秋，就是齊國的記史書。　㈣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爲文雄偉有奇氣。　㈤墨子名翟，戰國時宋人，倡兼愛的學說，當時流行很盛。　㈥見雜下晏子病將死章。　㈦孫星衍，字淵如，清江蘇陽湖人，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都能心通其義。　㈧見孫著晏子春秋音義序。

晏子春秋原書，成在戰國時代，㈠漢劉向校書，㈡除去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十五章，㈢現在的本子都是劉向校定本，並不是原書，

原書的篇幅，比較定本多出幾倍哩。校定本分內外二篇，內篇又分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篇，外篇又分重而異者不合經術者二篇，各篇共計二百十五章；這便是八篇二百十五章了。後人改『篇』爲『卷』，將兩篇外篇合成一卷，內篇仍舊，共爲七卷；㊃宋時又分爲十四卷；㊄明朝刊行的本子，有將外篇作爲細字，附在內篇裏，又任意刪去數章的；㊅於是古書的面目，愈失其真。直到孫星衍覓得明沈啓南㊆本，據着訂正，又作音義，放在後面，黃以周盧文弨王念孫孫詒讓俞樾一班人更一個一個的校勘，㊇這部書纔漸漸回復劉向定本的舊觀。

㊀孫星衍晏子春秋音義序中說。㊁劉向字子政，漢朝的宗室，成帝時任校讎秘書事。㊂劉向校書敍錄說。㊃晏子春秋音義序據七略和隋經籍志唐經籍志藝文志等說。㊄晏子春秋音義序據宋崇文總目說。㊅晏子春秋音義序中說。㊆沈啓南名周，號石田，啓南是他的字，江蘇長洲人。㊇黃以周字元同，浙江定海人，有晏子春秋校勘。盧文弨字召弓，浙江餘姚縣，合經史子集三十八

種，一一校注，總名羣書拾補，中有晏子春秋一種。王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著讀書雜志，正古書的錯誤，中間有一種晏子春秋雜志。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有札迻一書，也是校勘的書，中間有校勘晏子春秋的一種。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淸人，喜歡治經子書，有諸子平議一書，中間有關於晏子春秋的一種。

三　本編的編例

本編依據元刻本，所有校勘和注釋，分三種體例：（一）譬如原本明明是錯誤的，像『晏子』刻成『子晏』等，就直截給他改正了，不加說明，或他種標記。（二）各家或據他書和本書互見的⊖訂正，或依個人的心得校改，本編參照諸說，衍文加〔 〕號標明，訛字於原文加〔 〕號標明外，改正字用小字刻在偏旁下面。（三）各家所說不同，除編者擇善而從，改入正文外，諸說有可採取的，仍敍在注內；如各家的說數，雖屬可採，編者認爲不一定要改的，也敘在注

內。

㊀管子列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詩外傳新序說苑等書，多有引用本書的。

晏子春秋原書二百十五章，本編刪去一百二十七章，大抵章旨相同，事蹟類似，和無關重要的材料，都沒有選；此外如外篇第二篇，既將『不合經術』四字標題，編者也覺得其中文字和全書不甚相像，因此完全沒選，還有本叢書他種選本已經選取的數章，本編也不再選。㊀

㊀如問下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遊章，已選入孟子，雜上睹齊纍越石父章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章，已選入史記等。

晏子春秋各章，某章屬某篇第幾，原書都標明，本編因爲是選輯的，都只加一『章』字，而不標章數。

一九二六、四、二〇　莊適

目錄

內篇 諫上

內篇 諫下

內篇 問上

內篇　問下

內篇 雜上

內篇 雜下

外篇　重而異者

內篇 諫上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章

莊公㈠奮乎勇力，不顧於行義，㈡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賤〕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㈢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替㈣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於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㈤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㈦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㈧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

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強，行本(九)淫暴，貴戚不薦善，偪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十)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十一)聞有也。』

(一)莊公名光，景公異母兄。　(二)行義一作『仁義』，『義』又作『尙』，屬下句爲文，下皆同。　(三)逼邇：指親近之臣。不引過：不引爲己過也。　(四)替：廢黜也。　(五)推侈大戲：桀二勇士，皆爲湯所禽；推，或作『椎』『雖』『雅』，侈，或作『哆』『移』『多』。　(六)費仲人姓名，惡來：飛廉子，亦曰來革，二人皆紂力士，牧野之戰，均爲武王所殺。　(七)轢：音歷（ㄌㄧˋ）；凌轢，猶凌虐。　(八)崇尙勇力：一作『尊行威力』。　(九)本：一作『沃』，沃即『流』也。　(十)循：一作『修』。　(十一)『未』下一有『嘗』字。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章

景公(一)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二)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三)也。禽獸〔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

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㈣禮不可無也。』公湎㈤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㈥則先飲。公怒，色變，抑㈦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㈧』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善，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㈨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㈠景公名杵臼。㈡蹴然不安之貌。㈢使一說，係『便』之誤。㈣詩鄘風相鼠章語。遄音專（ㄓㄨㄢ），速也。㈤湎沈於酒也；一說，係『偭』之訛，偭，背也。㈥交舉交舉酒杯。㈦抑按也。㈧禮也，猶『禮耶』。㈨禮，臣侍君宴，不過三爵，故觴三行遂罷酒也。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章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

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㊀也；不聽，又愛其死。㊁』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㊀臣爲制：猶言『爲臣所制』。　㊁又愛其死：言不聽而賜死，又有所不忍也。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章

景公燕㊀賞於國內，萬鍾㊁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㊂莫之從；〇一作職計算㊃之；并下士師亦同。〇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㊄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㊅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

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㈦』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㈧

㈠淫，遊樂也。㈡鍾，古量名，受六斛四斗。㈢職計，官名，主會計。㈣算，一說，『筴』之訛，謂以筴書諫也，與下『請從士師之策』句應。㈤士師，官名，主獄訟。㈥惡，讀如好惡之『惡』。㈦策，謂以策書諫也。㈧國內之祿所收者三，謂前此所讒賢者亦收之也。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章

翟王子羨㈠臣於景公，以重駕㈡，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㈢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圃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㈣』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㈤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因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

羨之駕也，公不說，晏子說，公因悅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㈥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誡〕屆。」㈦夫駕八，固非制也，㈧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㈨今君不免㈩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㈠翟王子羨：翟王之子名羨也。　㈡重駕者：以十六馬駕車也。句上一說，似當有『干景公』三字。

㈢嬖子嬖人之名。　㈣請使之示乎猶言欲使一獻技否。　㈤衞士東野衞國之士姓東野也，以善御名。　㈥桓公名小白，春秋時第一霸主。　㈦詩小雅采菽章語。驂三爲騑四馬屆極也。　㈧古者天子駟六又一說，天子至大夫皆駟四。　㈨詩大雅瞻卬章語。哲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爲陽，陽動多謀則成國，婦人爲陰，陰而多謀乃傾國。　㈩兗一說『克』之誤；一說，疑當作『勉』，一作『思』。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章

景公疥且瘧，㈠期年不已。召會譴㈡梁丘據㈢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㈣矣，使史固㈤與祝佗㈥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㈦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㈧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㈨遠臣瘖，㈩衆口鑠金。(十一)今自聊攝(十二)以東姑尤(十三)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

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⑭爲有力，邑狐與穀，⑮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⑯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⑰終辭而不受。

㈠疥與『痎』同，病名，兩日一發瘧也。㈡會譴人姓名；一作裔款。㈢梁丘據姓梁丘，名據，字子猶，景公嬖臣。㈣病困也。㈤史固史官名固；一作史嚚。㈥祝佗祝官名佗；一作祝固。㈦數其常多先君桓公言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一說當作『其數常多於先君桓公』。㈧拂與『弼』同。㈨嘿與『默』同。㈩瘖音音（一ㄣ），口不能言也。⑪鑠金銷金。衆口鑠金言輿論之影響甚大也。⑫聊攝二地名，聊故城在今山東聊城縣西北，攝故城在博平縣西，齊西界也。⑬姑尤二水名，

絕濟東界，沽爲大沽河，尤爲小沽河，大沽河出山東招遠縣會仙山，南流經萊陽，小沽河出掖縣馬鞍山，南流來注之，合流南經平度縣爲沽河，至膠縣，與膠萊河合流入海。(十四)管子；名夷吾，佐桓公成霸業，諡敬，稱敬仲，號爲仲父，通稱管仲。(十五)狐；地名，未詳。穀；今山東東阿縣治，亦曰小穀。(十六)州款；地名，未詳。(十七)宗廟祭以鳥獸之鮮，非常禮也，故以爲惡，晏子言己無管子一美，故管子之惡，亦一事不忍爲，而可學其宗廟養鮮之惡乎。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晏子諫章

景公遊於麥丘，(一)問其封人(二)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三)宜國家！(四)』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五)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六)也！』於是賜

封人麥丘以爲邑。㊆

㊀麥丘地名，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謂不宜黍稷，故稱，在今山東萊蕪縣。　㊁封人與守封疆之官。
㊂胡老壽之稱，言使君長年壽考也。　㊃家讀如「姑」與「胡」協韻。宜國家謂與國家以幸福。
㊄戚親也。　㊅固固執不通也，　㊆以爲邑以爲封人之領地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章

齊大旱逾時，㊀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㊁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㊂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

時。㊃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㊀遼，過也。遼時，言其久也。㊁少賦斂以祠靈山，言少賦於民以作祠山之費也。㊂無，一作『何』，而以本句爲問句。㊃時，讀如『蒔』，更種也。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章

景公遊於牛山，㊀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㊁去此而死乎！』艾孔㊂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旁，公刷㊃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㊄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㊅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㊀牛山，山名，在今山東臨淄縣南。㊁滂滂，流蕩貌。㊂艾孔，人姓名，一作裔款，又作史孔。㊃刷，拭也。㊄太公，齊之始君，姓姜，名尚，周文王初遇之，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又以其封於呂，

故亦稱呂望。㈥靈公名環，莊公父。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章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陛）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去裘發粟與饑（寒）人，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鄉！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㈠其名！士既事者兼月㈡，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㈠言，與『問』同意。　㈡士既事者兼月，士之仕者，施濟兩月；一說，『既』當訓『失』，謂失事之人。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章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瞢㈠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㈠門召占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

識其狀，識其聲。』占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㈢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㈣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㈤而長顏以髯，兌㈥上豐下，倨身而揚聲。㈦』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㈧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㈨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㈩』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公〕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⑪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⑫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㈠瞢，『夢』之假借字。　㈡趣，讀如『趨』。　㈢用事，謂行祭事也。　㈣湯爲商代第一君，伊尹爲湯相，

宋即商之後也。㊄晳，人色白也。㊅兌，讀如『銳』。㊆倨，身體曲也。揚，發聲高也。㊇蓬，蓬頭也。㊈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祖乙，河亶甲子；皆商之賢君。㊉平，宋與宋平也。(十一)易行，猶改行。隨，蓄未詳。(十二)將，將帥。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章

景公使圉人㊀養所愛馬，暴㊁死，公怒，令人操刀解㊂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㊃而問於公曰：『堯舜㊄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懼然㊅曰：『從寡人始。』㊆遂不支解。公曰：『以屬㊇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㊈之，使㊉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十一)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

馬，使(十二)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㈠圉人，一說在題中者原爲「養馬者」三字，此處之「圉」字，亦爲衍文。㈡「暴」下一說有「病」字。
㈢解，支解，古之酷刑也。㈣「止」下一有「之」字。㈤「堯舜」上一有「古者」二字。㈥懼然，懼貌。
㈦從寡人始，義未詳。㈧屬，付也。㈨數，責數其罪。㈩「使」下一有「自」字。(十一)一無「是」字，「善」作「愛」。(十二)「使」下一有「公」字。

內篇　諫下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章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㈠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㈡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㈢加罪焉。其子往辭晏子之家，㈣託㈤曰：『負〔廓〕郭㈥之民賤妾請有道㈦於相國，不勝其欲，㈧願得充數乎下陳！』㈨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於色乎？何爲老而見犇？㈩雖然。是必有故。』令內⑪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⑫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涖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⑬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於民而法於國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明

惑之君，不拂是(四)，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人危坐。(五)今君出令於民，苟可法於國，而善益於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六)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七)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於君。』使人送之歸。明日蚤朝而復於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八)謂之逆；刑殺不〔辜〕稱(九)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餕〕美飲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十)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十一)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十二)民也！』公曰：『微(十三)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十四)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

四。

㈠縣：與『懸』同。㈡之：一作『槐』。㈢且：將也；一還作『將』。㈣子：男女之通稱。辭：說也。㈤託：委託，有女子自媒之意。㈥負郭：近於城郭，謂郊外也。㈦道：言也。㈧欲：情欲。㈨下陳：後列。充數乎下陳：言爲侍妾後列也。㈩女子未聘而自至爲奔。⑪內：與『納』同。⑫仁，讀爲『佞』；不佞：不不材也，⑬恚：音委（ㄨㄟ），怨怒也。⑭拂是，拂人之所是，卽拂人之性也。⑮治魚鱉四句，不甚可了，或謂去其麗𪏰，於魚鱉無傷，昧墨爲黑暗之義，庾，餘也，庾肆：猶言通市，黑暗之中，與人比居通市，而敎人危坐，人不能從也。⑯收：言被坐見捕。⑰裁：裁奪，量情而斷決之也。⑱威嚴擬乎君：言尊玩好之物，使其威嚴如君上，不可干犯也。⑲不稱：不當也。⑳載過：乘車而過者。㉑辟：與『僻』同，邪惡也。㉒子：愛養之意。㉓徵：無也。㉔趣：音促（ㄘㄨ），義同。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章

晏子使於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役之凍餒〔之〕者鄉有㈠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㈡公〔迺〕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

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弊㈢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㈣曰：『吾細人也，皆有〔蓋〕盍廬㈤以避燥濕，君㈥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㈦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㈠鄉有，各鄉皆有其人。㈡復事，覆命也。㈢太上，尊辭，指朝廷也。靡弊，猶言衰敝。㈣不務者，不用力者。㈤盍讀如『闔』，覆也。盍廬，居室之意。㈥『君』上一有『今』字。㈦用刀鋸爲切，磨之爲磋，皆治骨角之事，以喻商榷也。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章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㊀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㊁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胄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在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㊀滅，與『搣』同，掣也，捽也。葭，草名，蘆也。　㊁搴音牽（ㄑㄧㄢ），拔取也。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章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章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是重歛於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章

景公爲履，㊀黃金之綦，㊁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絇，㊂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㊃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㊄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㊅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㊆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㈠『爲屨』上一說當有『使魯工』三字。㈡綦，音其（ㄑㄧ），屨繫也。㈢絇，音劬（ㄑㄩ），屨頭飾。㈣過任，過其能任之量，謂其不能任此重物也。㈤魯工，魯國之工，即製屨者也。㈥正生，猶正性。㈦公苦，謂魯工製此屨甚苦，兩字中有脫文。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章

晏子朝，復㈠於景公曰：『朝居嚴㈡乎？』公曰：『〔嚴居朝〕朝居嚴則〔害曷〕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無〕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治國家〔而〕如㈢何也！且合升鼓㈣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絺〕緯，以成〔幃〕幃㈤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㈠復，白也。㈡朝居嚴，臨朝有威也。㈢如，與『而』同義。㈣鼓，量器；一作『㪷』，俗『斗』字。㈤幃，一作『帷』。

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章

景公成路寢㈠之臺，逢於何㈡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㈢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㈣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㈤如我者儕小人，㈥吾將左手擁格，㈦右手梱心，㈧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人之屋，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

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⑩吾敢不許乎！』逢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絰，⑪布衣縢履，⑫玄冠茈武，⑬踊⑭而不哭，躃⑮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㈠逢疑，亦曰正疑，治事之所也。㈡逢姓，於何名。㈢揖與『揖』同。㈣兆，塋葬界域也。牖與『墉』同，豬也。㈤有以，謂能有所爲。㈥句義不明，有脫誤；一說『者』字衍，全句意義，爲如吾儕小人則無如何，惟取下所言之策。㈦格，『輅』之借字，輅讀如『路』，縛於柩車轅上之橫木，所以屬引者也。㈧梱，叩椓也。梱心，猶拊心。㈨當如之何句，當作在『願請合骨』句下解；一說，應作『當牖下，』如之何三字衍。⑩詩王風大車章語。穀，生也。⑪衰絰，皆喪服。⑫縢履，繩履。⑬茈，同『紫』。武，冠卷。⑭踊，跳也。⑮躃，同『擗，』椎胸也。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章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㊀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歛㊁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㊂細民之憂而崇㊃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㊀細物，猶言小事，不足道也。㊁藉歛，賦斂也。㊂傲，輕也。㊃崇，重也。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章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㊀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㊁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㊃此危國之

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㊄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㊅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㊆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㊇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杖㊈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御〕銜左驂以入砥柱㊉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⑪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⑫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⑬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而宜。』

⑭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㈠公孫接：頃公孫子車也；一作『公孫捷』。田開疆：齊大夫陳氏之族。古冶子：古姓，冶名。㈡不起：言其無禮也。㈢率：未詳；一說，與『卒』同，將率，軍中之長官與士卒也。㈣內外二句，一說，『以禁暴』上應有『可』字，『威敵』上應有『以』字。㈤勍敵：彊敵也。㈥餽：一說，當作『饋』。三人而與二桃，故曰少之矣。㈦接之意，謂晏子使公之計吾功，其人智哉，不能受桃，即爲無勇，而又士衆桃寡，自當計功而食之矣。㈧三歲之獸曰豣；一作『接一搏特豣，再搏乳虎』。特豣，一豣也。㈨杖：持也；俗亦作『仗』。㈩砥柱：山名，俗名三門山，在黃河之中。⑪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乃大黿之首。⑫挈：與契闊之『契』通，絕也；領，頸也；挈領而死，即刎頸而死。⑬恨乎所行：言所行有所恚恨也。⑭二子二句，言二子同食一桃，爲得其節，冶專食一桃，爲得其宜。『專』下一有『其』字。

內篇　問上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章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㊀中聽㊁〔賃〕任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愎諫傲賢者之言，㊂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服天下；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㊃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㊄君子曰：盡忠不豫交，㊅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㊀一無『逆』字。　㊁中聽，聽中正之言。　㊂一無『愎』字，而以上句『逆』字屬下，又無『之言』二字。

㈣一無『而』字，以『已』爲上句，而上句之『也』字無。㈤莊公無道，通崔杼之妻，爲杼所弑。㈥盡忠，不豫交，言雖盡忠，而不豫結於君，以博其歡心。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待其亂章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㈠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悳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悳㈡，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㈢，無以和民，悳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㈣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㈠伯禽，周公子，魯之始君也。㈡辟德，邪僻其行也。㈢意使令，謂任意使人；一說，『意』疑『急』之訛。
㈣其君離句，或謂其文不成義，當爲『民離其君』之誤。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章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㊀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㊁忿急以速竭，㊂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㊃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㊄也，奄然㊅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㊆〔大〕小之事〔小〕大，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㊇魯近齊而親殷，㊈以變㊉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十一）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十二）』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十三）』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十四）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

幾乎！』

㈠氓人，指民衆。㈡士武以疾，謂勁輒鬪毆，有勇而不能怯也。㈢急忿以速竭，謂躁急而易屈服，不能堅而後動也。㈣之觀，一說，當作『觀之』。㈤妥，讀如『綏』，安也。㈥奄然，猶闇然，瞑默貌。㈦雉不能高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一說，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邦域之外。猶稱公侯，言猶以諸侯稱。以明魯近齊而親殷，以小國而不服近鄰，卒致滅亡也。㈧樹國，建立之國，言周本殷之樹國，及周強大，殷且事之，如微子之宋是；一說，『周殷』二字當乙，殷即謂宋云。㈨殷，宋也。㈩疑，一說，疑為『偏』之訛。⑪以遠望魯，言自遠望之；一說，『魯』疑『晉』之訛，言魯所親者宋，所望者晉，宋既弱小，晉又相遠，緩急皆不足恃云。⑫魯後并於楚，莒亡於楚，而地入齊。⑬田無宇，齊大夫，陳桓子也，齊後為田氏所亡。幾，近也。⑭量，斗斛也；齊凡四量，四升為豆，斗六升為區，六斗四升為釜，六斛四斗為鍾，田氏以私量貸人，豆五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市德於民，故曰公量大私量小。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章

景公問於晏子㈠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

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㊁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途，㊂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㊃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㊄腹而有㊅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㊆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㊇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之狗猛，人挈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于㊉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⑪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⑫』○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㊀說苑作桓公問管仲。　㊁樹衆木而外塗以土爲社，所以祭土神也。　㊂途，亦作『塗』，訓爲塗。
㊃百姓，一說，謂百官。　㊄案據，謂安定之。　㊅腹而有之，腹，厚也，謂恩厚而親有之；一說，腹，猳也，反之義，有『宥』之誤，謂誅之則堅持而使之安定，平反其獄而宥之。　㊆酤，賣酒。　㊇表，標識，如市招之類。

晉表句，或引此事作『縣幟甚高』，幟，酒旗也。㊈挈，懸持也。㊉干，求也。㊀齕，音紇（ㄏㄜ），齧也。

㊁末二句或作『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章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㊀犧牲，令祝宗㊁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偪山林，㊂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偪川澤，祝宗用事，辭罪㊃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偪山林，羨㊄飲食，多畋漁，以偪川澤，是以民神俱恐，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㊅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㊆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㈠璧，一說，當作『璧』。㈡祝宗，司祝之官也。㈢無偪句上，一說，亦當有『以』字。㈣辭罪，陳辭謝罪也。㈤羨，餘也。㈥司過，神名。薦罪，謂以罪薦聞於上帝也。㈦公阜，一作公臯，地名，不詳在何處。

景公問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章

景公問晏子曰：『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㈠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君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㈡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㈢說之以其行，㈣君無以靡曼㈤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㈥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㈦君。故通則視其所舉，㈧窮㈨則視其所不爲，〔富〕貧則視其所不取。㈩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㈠官，任官也。能，有才者。敕，飭也。敕民，使民警飭，不敢廢慢也。㈡吾君亦不務乎是，言君亦不以此爲

事也。㊂觀之以其游，觀其所交遊也。㊃說之以其行，以其行事為解說也。㊄厭發言詞令之美。㊅為，與「偽」通。㊆榮，與「營」通，惑也。㊇舉，舉用之人。㊈窮，不逮也。㊉或引此事，末一句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二句。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章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㊀不順，〔不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㊁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偽上之報；㊂身行㊃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㊄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㊅

㊀行己，一說宜作「身行」。㊁奇辟，即「奇僻」。㊂報，報告。㊃身，己也。行，去聲。㊄義，與「議」同。㊅者也之者，一說宜無，而讀「行」為去聲。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於難章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㊀曰：「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㊁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㊂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㊃而見從，終身不出。㊄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㊀對：『對』之古文。㊁疏爵：猶列爵。㊂可謂忠乎：一說，當作『其說何也。』㊃謀：一作『諫』；下同。㊄出：一作『亡』。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章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㊀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㊁求君逼爾而陰爲之與；㊂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恡㊃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美

之養，而聲矜鄙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㈤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㈥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㈠難，拒也。意難，難不至者，謂有意拒佞人，則所拒者自不至。㈡爲之偶，迎其意而悅之也。㈢遥爾，與『遥遇』同。㈣悋，與『吝』同。㈤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者，褒貶存於心而口不言也。㈥有之已云云，謂責人厚而責己薄也。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章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歛殫㈠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㈡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歛和乎民，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惪，四時不失序，風

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㊂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㊃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㊀殄音丹（ㄉㄢ），盡也。　㊁本句上一說脫「公曰」二字。　㊂致贊，謂天致禎祥以贊助王者。　㊃靡，侈也。

景公問古之蒞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章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㊀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㊀生與「性」通，謂土性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章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

『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㊀，流湎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㊁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㊂，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者之常行〔者〕也。』

㊀好辯句一作『好辯以爲智，刻民以爲忠。』　㊁肅，嚴也。　㊂一說，『寇讎』上當有『逃』字。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章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㊀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㊀『善』上一本有『左右』二字。

內篇　問下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章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㊀好色無別，㊁辟㊂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㊃知其能足以安國濟㊄功，故迎之於魯郊，㊅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於康莊，㊆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㊇則賢人之風㊈也，舉以為大田：㊉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㊀方丈，一丈正方之面積，謂食時肴饌所占陳列之地位，形容其盛也。　㊁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故云好色無別。　㊂辟讀如『僻』。　㊃賊，害也；桓公入國為君，管仲亦佐公子糾自魯入與齊兵戰，射桓公，中公之帶鉤，故謂為君害。　㊄濟，成也。　㊅齊既敗魯，公子糾死，齊請管仲於魯，迎之以歸。

㈦康莊，多方通達之大道。㈧寗戚欲干桓公，困窮不能自達，乃爲商於齊，暮宿郭門外，桓公郊迎客，戚飯牛車下，擊牛角而疾歌，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載歸。㈨風，讀如『諷』；一說，聲律也。

㈩大田，司田地之官。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勉強爲上章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㈠鄉㈡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㈠詩小雅車舝章語。景行，高明之德行。『之』，今本作『止』，古來引此每作『之』。㈡鄉，謂向道而行。

景公問國何如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章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㈠通人不華，㈡窮民不怨；喜樂無羨㈢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於民；

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刼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㊀怨，怨者蘊也。蘊者，聚也。怨治，政事雜亂之義。　㊁通人謂躁逆者，華同『譁』；不譁，謂各安其位，無鳴不平者。　㊂羨，過當之義。

吳王問保威强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章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强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强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衆强兼人之地；㊀其用法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為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强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㊁斧鑕㊂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㊀退，一說，『追』之訛；一說，『逐』之訛，逐讀如强禦之『禦』，而兩『强』字皆作為動字，卽言不强禦人之君，不强兼人之地云。第二『强』字，一說，同『彊』，彊又通『疆』；兼强，卽兼疆，廣土之意云。　㊁無，

一說，『有』之訛。㊂鑕，通作『質』，鍖也。古時刑人置人鍖上，故曰斧鑕。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章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㊀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蹴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蹴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㊁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㊂正在本朝也。』

㊀晉平公；平公名彪。㊁殆哉吾過；因晏子不爲其君隱過而悟己臣亦不能爲己隱過，故殆也。㊂直稱之士；猶直言之士。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章

叔向㊀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阿私。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㊂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㊃不〔正〕句㊄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

㈥不為苟戚，㈦不同則疎而不〔俳〕誹；不毀進於君，㈧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己，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匄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故用於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㈨於辱，其為生僨於刑；故用於上則誅，行於下則〔弒〕殺；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十一)此邪人之行也。』

㈠叔向，晉賢大夫，姓羊舌，名肸，晏子至晉，與相交最歡。㈡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者，謂居位而無邪行也。㈢行國足養而不忘故者，謂權重祿厚，仍不忘貧困之時也。㈣事君盡禮行忠者，一說，句首當有『其』字，句末當有『也』字。㈤匄，卽俗『丐』字，求也。㈥論身義行，一說，『義』疑『議』；一說，當作『論義道行。』㈦苟戚，苟且親附而與當同也。㈧不毀進於君句，一說，『不』下當有『以』字，『毀』下當脫一字，以與下句相對。㈨辟，讀如『僻，』傾也，側也。㈩僨音分(ㄈㄣ)，覆敗也。(十一)辱，卽謂

喪己。危；即謂危身。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章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㊀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㊁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㊀辟；同『僻』。　㊁與；『或』之意。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章

叔向問晏子曰：『意㊀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於害身也。』

㊀意；一說，『德』之誤，『德』本作『悳』，字形相似，故誤『意』云；題與下皆同。

叔向問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章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㊀貧不假貸，㊁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㊀富無金藏，言富而無儲藏，其金盡散於人也。　㊁貧不假貸，言雖貧而不求人助也。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章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正〕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㊀不以傲上華世，㊁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

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㈢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制矣，政教錯，㈣而民行有倫㈤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名，則世㈥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㈦不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㈧也，而道義未戴㈨焉。』

㈠有所依歸，言世人皆得所依歸。㈡華世，炫世也。㈢衰，等差也。㈣錯，讀如『措』，置也。㈤倫，序也。㈥則世，一說，連上文爲句，作『爲世所則』解云。㈦明上，明君也。㈧木石之樸，未彫治之木石，言其不可用。㈨而，使也。未，無也。戴者，載也，行之意。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章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㈠事君忠，無悔往辭；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諂㈡過，不責得；言不相坐，㈢行不相反；在上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蒞修，㈣足以變人；㈤身無所咎，行無所創，㈥可謂榮矣。』

㈠無悔句，一說，與下事君句乙。㈡諂，謏也。㈢坐，一說，『差』之訛，參差也，違之意。㈣蒞修，臨下自

修其身。㈤棲人，使人歐化也。㈥劍，懲也。行無所劍，言所行皆正，無可懲戒者。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事百君章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㈠君不同心，而子俱順㈡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㈢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㈣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㈠三君，靈公莊公景公也。㈡順，一作『從』。㈢暴強，一作『強暴』。㈣三心，一作『百心』。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章

柏常騫㈠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㈡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裾，㈢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無諱，㈣則速傷也，新始㈤好利，則無不敝也：且嬰聞養世㈥之君子，從〔重〕輕

不爲進，從〔輕〕重不爲退；㈦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㈧見象而勿强；㈨道不滅，身不廢矣。』

㈠柏常騫：柏姓，常騫名。㈡隱道：遠道也。危行：讀如『詭行』，欺譎之行也。㈢執二：一說，當作『執一』，法裾，當作『浩裾』，裾與『倨』通；執一：剛愎之意。浩裾：簡慢之意。㈣直易無諱：直情逕行也。㈤新始：好新奇而多變易也。㈥養世：爲人不爲己之意。㈦輕：易也。從輕不爲進：言不見易而進也。重：難也。從重不爲退：言不見難而退也。㈧陳物而勿專：言勿獨占其事物也。㈨象：一作『像』，法也。見象而勿强：示其法而不强其必能也。

內篇 雜上

莊公不悅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章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㊀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㊁財在外者斥之市，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於民而旅食，㊃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㊄

㊀訟夫坐地：當時之法，訴訟者坐於地也。　㊁管籥其家納之公：言以鎖藏於家之物納諸公家也。

㈢斥之市發置於市中，任人攜取也。 ㈣旅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也。 ㈤崔杼齊大夫。難指

魯襄公二十五年杼弒莊公。

崔慶刧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章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㈠相之，刧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㈡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㈢其下，以甲千㈣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㈤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㈥所殺七人，㈦次及晏子，晏子奉桮㈧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刧吾目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㈨吾目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㈩〔天討〕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虆〕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⑪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

乎！曲刃鉤之，直兵推(十二)之，嬰不革(十三)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十四)焉有中乎！』趨出，授綏(十五)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十六)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十七)矣。』按之成節(十八)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十九)晏子之謂也。

㈠慶封，齊大夫。㈡大宮，齊太公之廟。㈢埳與『坎』同。㈣甲千，甲士千人也。㈤拘一作『鉤』。㈥謂盟者須以指醮牲血塗口而誓也。㈦七人一作『十人』；又作『千餘人』。㈧栝同『杯』。㈨回一作『留』。㈩爲學也。(十一)詩大雅旱麓章語。莫莫，盛貌。葛藟，皆蔓草名。施讀若『異』，延也。條枚，小枝幹也。愷悌，樂易也。求福不回，不違其祖先之正德以求福。(十二)推一說當作『摧』。(十三)革，改也。(十四)大不仁指弒君。小仁謂釋己。(十五)授一說當作『受』，一作『援』。綏，挽以上車之索。(十六)撫與『拊』通，輕擊也。(十七)繫一作『縣』。(十八)成節，成行車之節。(十九)詩鄭風羔裘章語。己，詩作『其』；彼其之子，指君子。渝，變也；一作『偷』。舍命不渝，言當死生之際，寧舍命而不變其道也。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章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㈠宰，三年，㈡毁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㈢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㈣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强，而貴强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瀳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㈤而貴人惡之，是目三邪毁乎外，二讒毁於內，三年而毁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强，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㈥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目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迺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㈠阿，古地名，今山東陽穀縣東北之阿城鎭。　㈡『三年』之下，一說有『而』字，連下爲句。　㈢築蹊徑

者，修道路也。急門閭之政，所以存奸先也。(四)僻，窮遊惰之民。(五)體不過禮者，身體之舉動，一乘於禮，不阿諂也；一作『不能過禮。』(六)『是』下一說有『以』字。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章

景公登東門防，(一)民單服然後上，(二)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三)殆有爲也。蚤歲溜水至，入廣門，即下六尺耳，(四)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五)夫古之重變古常，(六)此之謂也。』

(一)防，隄也。東門防亦稱『防門』。(二)單與『殫』同，盡也。服，與『犕』通，乘也。單服然後上，言竭盡牛馬之力，始得上隄防也。(三)爲一說當作『下』。(四)溜，一說作『淄』，一說當作『濟』，皆爲水名。廣門，一說，即廣里，在防門之北。即下六尺，即在防下六尺之地。此述昔日事也。(五)無齊，言皆淹沒。(六)古常，故事常法。

景公憐饑者晏子稱治國之本目長其意章

景公遊於壽宮，㈠睹長年㈡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㈢焉！』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㈠壽宮：齊宮名，齊桓公歿於此，或因謂爲寢室。㈡長，上聲。㈢論，考查之意。共，與「供」同。秩，祿廩也。

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章

景公探雀鷇，㈠鷇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鷇，鷇弱，故反之。』晏子逡巡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鷇，鷇弱，故反之，其當聖人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鷇，鷇弱反之，是長幼也，㈣吾君仁愛，曾㈤

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㈠豰，音寇（ㄎㄡ）；雀豰，雀子也。㈡惕然，憂懼貌。㈢逡巡，却行貌。㈣長幼，使幼者成長也。㈤曾，一說，衍文。

景公慙刖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章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㈠出正閨，刖跪㈡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出〕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閨，刖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㈢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墮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刖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

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目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㊃

㊀御婦人，使婦人爲御也。㊁正閨，官名，守閨門者。跪，足也；刖跪，犯罪刖足而守門者，因以稱之。㊂戮，辱也。㊃倍資無征，倍其祿而不征賦也。時朝，得不時入朝。無事，無定職也。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章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㊀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㊁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㊂陳簠簋㊃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㊄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㊅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㊆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

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去〕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㈧

㈠款，叩也；一作『叔』。㈡玄端，私朝之服。㈢布，一作鋪。莞曰席，葉曰薦；㈣簠簋，古祭祀燕享以盛稻粱之器，以木爲之，亦有以銅爲之者，其制有方圓之不同，或謂簠方簋圓，或謂簠圓簋方，或謂內外之方圓各異，莫衷一是也。㈤司馬穰苴，齊之名將，本姓田，以其官大司馬，故稱；一說，齊無大司馬之官，戰國策有閔王殺穰苴文，穰苴實戰國時人云。㈥介，與『甲』通。㈦將軍，一說，春秋時君稱臣無曰將軍者，本亦爲『夫子』，後人以司馬穰苴爲武人，故改之云。㈧君子曰以下云云，一說，本無此文。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章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㈠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㈡也，敢辭！』公曰：『然，

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㊂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㊃別㊄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㊀奉餽：同『奉饋』，進食於尊者也；一作『厨養』。㊁茵席：車重席也。茵席之臣，意謂給事之人；一作『田澤之臣』，謂獵獸取婁者。㊂社稷之臣：與國家安危有關係之重臣。㊃立社稷：使國家安定之意。㊄別：一作『辨』。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章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㊀曰：『財不足，請斂於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四〕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㊀家老：家宰也。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侍而折其謀章

晉平公㈠欲伐齊，使范昭㈡往觀焉。景公觴㈢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觶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㈤太師曰：『能爲我調㈥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㈦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㈧禮也，且㈨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目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樂，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㈩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㈠晉平公：晉平公名彪。㈡范昭：范昭晉大夫。㈢觴：觴一作『錫』，至『飲』字爲句；又作『賜』，句同。㈣觶：觶音止(𡉀)，杯類。㈤謂：謂一作『顧』。㈥調：調一作『奏』。㈦冥臣：冥臣猶盲臣，古樂師類盲。㈧知：知一作『識』。

㈨且，一作『是』。 ㈩知，與『折』通；知衝，猶折衝也。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章

景公伐魯，傅許，㈠得東門無澤，㈡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曰：『陰〔水厥〕冰㈢凝，陽冰㈣厚五寸。』公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㈤請禮魯以息吾怨！㈥遣其執㈦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㈠傅，讀爲『附』；許，地名。 ㈡東門無澤，東門姓，無澤名。 ㈢陰冰，不見日之冰；一說，地下之冰。 ㈣陽冰，見日之冰；一說，水上之冰。 ㈤臣恐二句，一作『臣恐疲兵而無成』。 ㈥息吾怨，息其怨吾之心。 ㈦遣，釋之也。執，俘執之人。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章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㈠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㈡受地，不盡受

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㊂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於實，此諸侯之公㊃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於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㠯驩㊄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惪矣。㊅』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㊆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㊀山陰，一說，蓋泰山之陰。二十五家爲社。㊁子叔昭伯，魯大夫；一說，疑卽子服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㊂交委多爭受少，一說，去『交爭』二字，委，棄也，蓋辭讓之意云。㊃公，一作『通』。㊄驩，與

之交歡也。㈥因其辭而賀之，可見予地之非誠意，故交不親而地不爲德也。㈦重魯之辭，言多與魯幣。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章

魯昭公㈠〔棄〕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㈡昭公對曰：『吾少之㈢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以內無拂㈣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㈤秋風一至，根且拔㈥矣。』景公辯其言，目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㈦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隊，㈧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隊，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㈨而遽掘井，雖速，㈩亦無及已。』

㈠魯昭公，名稠，爲其臣季孫意如所逐，出奔於外以歿。㈡君何年數句，一無末句；一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於此乎。』㈢少之，一作『之少』。㈣拂，讀如『弼』。㈤孤其句，一說本作『孤其根

菱，密其枝葉。』㈥拔，一說當作『折』。㈦多悔，一說爲『百多』。㈧隊與『隧』同，解作道路之『道』，水中可涉之徑也。㈨嶝，一說當作『渴』。㈩速，一作『備』。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章

曾子㈠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㈡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煣㈢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㈣不復嬴㈤矣，故君子慎隱〔揉〕煣。㈥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㈦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㈧三年而成，湛㈨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縻〕麋醢，而賈㈩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鄰，(十一)游必就士；擇〔居〕鄰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十二)患也，嬰聞：汩(十三)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㈠曾子名參，孔子弟子，時從孔子在齊。㈡軒，車也。㈢揉音柔（曰又），上聲，屈伸木也，謂以火屈木。㈣槁枯。暴乾。㈤嬴，一作『挺』，直也，其音相近；又作『嬴』。㈥隱揉，謂檃栝，檃栝者，正邪曲之器，

揉曲者曰㮚，正方者曰括。㈦楚人卞和得璞玉，獻之楚厲王，以爲石，刖其左足，武王卽位，復獻之，又以爲石，刖其右足，文王立，和抱璞而哭，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乃使人理之，果得寶玉，因名曰和氏之璧。井里里名，因石塊也。㈧蘭本蘭之根也；一說，二草名，蘭與萊本也。㈨湛音尖（ㄐㄧㄢ），浸也。㈩賈與『價』同。⑪鄰一作『處』，又作『鄰』。⑫辟讀如『避』。⑬汨音骨（ㄍㄨ），滅也；一作『反』。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章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㈠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㈡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㈢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㈣客退，晏子直席㈤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

也！㈥』

㈠泯子午，姓泯，字子午也。㈡愼，一說當作『懾』；又一說，恐之義。㈢悲色，憐憫之色；一說，猶言匪色，卽謂形色也。㈣盡其復，盡其所欲言也。㈤直席，猶當席。㈥末二句義未詳；一說，有多也。

晏子乞北郭騷米㈠目養母騷殺身目明晏子之賢章

齊有北郭騷㈡者，結〔果〕罘罔㈢〔捆〕稛㈣蒲葦，織履㈤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㈥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目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及親者身伉其難㈦。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㈧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㈨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

〔方〕與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退〕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馹㊉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大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者！亦愈不知士甚矣！』

㊀晏子乞北郭騷米，一作『北郭騷乞晏子米。』 ㊁北郭騷，姓北郭，名騷也。 ㊂罘音浮（ㄈㄨ），兔罟也。罔同『網』。 ㊃稛音困（ㄎㄨㄣ），綑也，纂組也。 ㊄屨，一作屦。 ㊅踵門，親至其門也。 ㊆伉，當也。養及於親，其德莫大，故身當其難也。 ㊇盛物竹篋之方者曰笥。 ㊈復者，白事之人。 ㊉馹，驛傳也，以車曰傳，以騎曰馹。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章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㊀與夫子遊，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

㈠嬰之行，特祿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㈠高糺；人姓名，晏子家臣；一說，糺，『糾』之壞字；一又作『繇』，爲音之轉。㈡干；犯也，謂逆其意而匡正之也。

晏子居喪遜畣家老仲尼善之章

晏子居晏桓子㈠之喪，麤衰斬，㈡苴經帶杖，㈢菅屨，㈣食粥，居倚廬，㈤寢苫，㈥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㈦晏子曰：『唯卿爲大夫。』㈧曾子以聞㈨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目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㈠晏桓子；晏子之父，名弱。㈡衰；喪服，廣四寸，長六寸，麻布爲之，被於胸前。麤衰斬；以麤布爲衰而不緝也。㈢苴；有子之麻，取其麤也。絰；喪服所用麻，或在首，或在腰，此言在首者。帶；絞帶，繩帶也。杖；竹杖。經帶以苴爲之，杖以苴竅之，故句首冠苴字。㈣菅屨；草屨也。㈤倚廬；倚木爲廬，負於東牆者。㈥苫；編草也，如今之草薦。㈦爲父母服，尊卑皆同，而當時之服，大夫及士各有不同，晏子反時從正，獨

爲士服，故家老不解而譏之。㈧唯卿爲大夫者：言唯卿得服大夫之服，我爲大夫，位卑，故服士服，蓋遜辭以答家老，不欲直己以斥時之失禮也。㈨聞：一作「問」。

內篇 雜下

靈公㊀禁婦人為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章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㊁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㊂莫之服。

㊀靈公一作景公。　㊁懸牛首於門，喻懸禁於外也；賣與『鬻』同字，本作『𧶠』，從貝，𦧇聲，——𦧇，古文『睦』字。——與『賣』不同，賣本作『𧷸』，從出，買聲。賣馬肉於內，喻服之於內也。　㊂國下一說有『人』字。

齊人好轂擊晏子紿㊀以不祥而禁之章

齊人甚好轂擊㊁相犯㠯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㊂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㊃而身不先行，民不能㊄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㊀紿，音待（ㄉㄞ），欺之也。㊁轂擊，車輪中心圓木相撞擊也。㊂轂擊，一作『犯轂』。㊃制，法制也。㊄能，一作『肯』。

景公病水夢與日鬬晏子教占夢者以對章

景公病水，㊀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㊁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與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其書！』㊂晏子曰：

『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㊃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公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㊄晏子教臣㊅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㊆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㊀病，水；水氣症也。㊁者下一有『吾』字。㊂其，一作『具』；一說，反者，報也，謂反其書謂報其占夢之文件也。㊃水屬陰。㊄力，一作『功』。㊅臣下一有『對』字。㊆臣下一有『身』字。

晏子使吳吳王命儐者稱天子晏子詳㊀惑章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㊁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㊂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㊃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蹴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蹴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

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㊄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㊀辟，與『僻』同。 ㊁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 ㊂儐者，儐相也。 ㊃有事，以使事入朝也。 ㊄夫差，吳王名。

晏子使楚楚為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章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㊀，張袂成陰㊁，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㊂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主，不肖者使使不肖〔王〕主，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㊃。』

㊀臨淄，齊都，今為縣，屬山東膠東道。古者二十五家為閭。 ㊁陰，一說當作『帷』。 ㊂為，一作『謂』；又作『容』。 ㊃直，一作『宜』。矣，一作『耳』；又作『也』。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曰橘章

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㊀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㊁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㊂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㊃也,寡人反取病焉!』

㊀爲:於也,古或謂『於』曰爲。㊁淮:一作『江』;下同。㊂枳:木似橘,見說文。㊃熙:一作『嬉』。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章

景公飲酒,田桓子㊀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㊁晏子!』公曰:『何

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㊂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㊃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之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㊄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之卿位以〔尊〕顯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之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㊅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㊆族,則過㊇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㊈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外㊉隸,臣之所職,若有播⑪〔之〕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⑫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⑬待臣而後舉火

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㈠田桓子：齊大夫，名無宇，又作陳桓子。㈡浮：罰酒也。㈢緇：黑色。㈣軫：與後橫木。棧軫：其橫木不堅好，不革鞔而漆之，士所乘車之製也。㈤是則：一作則是。㈥一說，『君』下應有『臣』字。㈦困：一作『國』。㈧過：責也。㈨內隸：公家之臣也。㈩外隸：卿大夫之家臣也。(十一)播：遷也，逃也。(十二)兵器：爲兵甲胄爲革。(十三)開士：未居官食祿之人；一作『介士』。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章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割地將〕封晏子以都昌，㈠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者〕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㈡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㈠都昌：齊地，故城在今山東昌邑縣西。㈡封易嬰之師：言封則富，富則驕，是以封代所師之善也。

景公目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章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㊀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㊁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㊂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㊃』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㊄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㊀振：救濟之意。　㊁宰藏：謂如家宰爲主人藏財貨然。　㊂總：『稯』之假借字，布之八十縷爲稯。

㊃足於中免矣：猶言足於中亦已矣。　㊄古制，二十五家爲里，里有社，書其社之人名於籍爲書社。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目君子之事也章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目恨㊀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㊁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㊀恨，『很』之假借字。很者，違也。　㊁長讀如平聲；下同。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章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㊀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㊁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㊂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目壯託乎老，姣託乎惡，㊃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㊀古稱卿大夫嫡妻曰內子，今多自稱其妻。　㊁姣，好也。　㊂違席，猶離席。　㊃壯託乎老，姣託乎惡：

言人固恐老惡無所託，故因壯妓而託之，以期老惡之時，不致無所歸也。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駑馬使梁丘據遺之三返不受章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佼㊀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㊁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弊車駑馬，目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㊂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目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㊀佼，與『姣』同。㊁壽，一說，保也。㊂輅，一說，爲『路』之假字；路車，大車也。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常爲常行章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

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㊀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㊀置,廢置也。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章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晏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章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㊀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㊁士不可窮,窮不可任;㊂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㊃』

㊀窮布帛之力則敝,敝則不可飾也。　㊁窮牛馬之力則疲,疲則不可駕也。　㊂窮士之力則偸,偸則不可任也。　㊃窮極之則反不可竊,竊,察也,察,著也;一說,人民困窮,法令雖明察,不能正也。

外篇　重而異者

景公見道殣自慚無德晏子諫章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㊀出而見殣，㊁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餧㊂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悳著而彰，何爲無悳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目菽粟，君之營內㊃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悳？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衙〕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㊄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目亡也；夫士民之所目叛，由〔徧〕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悳，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

哉。』〇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郵死胔㈥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於此篇。

㈠鳧，鴨也。鷗，鵝也。㈡殣，道旁餓死之人。㈢餧，與同『餒』。㈣營，內務營謀於內，不恤乎外也。㈤囷，音君（ㄐㄩㄣ），廩之圓者，府文書財帛藏也。㈥在諫上篇內，未選。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章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㈠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〇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事㈡旨旣同，但辭有詳略之異，故著於此篇。

㈠治，理治也。㈡在問下篇內，未選。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曰不仁也章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㈠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〇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於此篇。

㈠贍音善（ㄕㄢ），去聲，助也。 ㈡在問下篇內，未選。

太卜紿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章

景公問太卜㈠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㈡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㈢動乎？』晏子默默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㈣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㈤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㈥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㈦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此章與栢常騫禳鳥死將為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㈧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

㈠太卜官名，卜筮官之長。 ㈡動，震也。 ㈢可上一有『固』字。 ㈣鉤星，客星也。四心一作房心，二星名也；一說房為天駟，四與『駟』通，即為房星，而房星四星，故稱為四云。鉤星守房心，則地動。 ㈤死之，

一說，『之死』之僞。㈥愰，惑也，字亦作『遑』。㈦陳，一作『田』；陳子陽，齊臣也。㈧在雜下篇內，未選

有獻書譖晏子退畊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章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㈠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㈡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㈢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荊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惛㈣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㈣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㈥旨同，敍事少異，故著於此篇。

㊀周，一說「由」之誤。 ㊁易，一說「傷」字假音，傷音異（一），輕也；下同。 ㊂備，同「犕」，以鞍裝馬也。 ㊃惛，與「昏」同。 ㊄高國，高氏與國氏，皆齊強臣也。 ㊅在雜上篇內，未選。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章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怯，晏子事之目宣武，㊀景公奢，晏子事之目恭儉，晏子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㊁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㊂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㊃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㊄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㊅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㊀宣武，宣揚威武也。 ㊁以道食人，以道食祿之義。 ㊂辱，以其來見，謙不敢當之詞。 ㊃姓，與「生」

同。

㊄在不合經術篇内，未選。㊅在問下篇内，未選。

學生國學叢書

編輯主幹

王岫廬　朱經農

書名	選註者	冊數	定價
詩經	繆天綬選註	一冊	定價六角
荀子	葉紹鈞選註	一冊	定價六角
韓非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冊	定價五角
莊子	沈雁冰選註	一冊	定價四角
孟子	繆天綬選註	一冊	定價五角
管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冊	定價六角
淮南子	沈雁冰選註	一冊	定價七角
墨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冊	定價六角
列子	唐敬杲選註	一冊	定價四角
文史通義	章錫琛選註	一冊	定價七角
禮記	葉紹鈞選註	一冊	定價七角
（春秋）公羊傳	計碩氏選註	一冊	定價七角
晏子春秋	莊適選註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傳習錄	葉紹鈞點註	一冊	定價九角
新序說苑	莊適選註	一冊	定價五角
後漢書	莊適選註		印刷中
史記	胡懷琛選註		印刷中

商務印書館發行

Student's Chinese Classics Series
SELECTIONS FROM YEN YIN'S ANNAL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UANG SHIH
Edited by
Y. W. WONG AND KING CHU, M. A.
1st ed., Dec., 1926
Price: $0.3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學生國學叢書）晏子春秋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註者　莊適
本叢書編輯主幹　王雲五 朱經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六八一陸

